

从棉纺巨头到副市长(下)

——荣毅仁的沪上十年(1949~1959)

◆ 罗苏文

期,还发生了另一件让荣毅仁难忘的事。

1958年搞“大跃进”,在上海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的狂热,不少人把一些住宅的大铁门卸下,把客厅壁炉的砖和铁框拆下,拿去炼钢。荣毅仁觉得,这样做并不能炼出真正的钢,反而把本来有用的东西,化成了一堆废料,就向荻秋同志反映了这件事。曹听后当场没有表态。但是,隔了两天,卸铁门拆壁炉的事停下来了。

1986年,荣毅仁在《忆曹荻秋同志》一文中写道:这件事发生在整风反右之后,“左”的气氛笼罩着中国大地之际,足以说明荻秋同志的胆识和品质是何等难能可贵。

荣毅仁在上海市政府的从政实践不足三年,他的办公室在市府大楼(今外滩浦东发展银行)4楼最好的房间,是一个套间,东南朝向,临窗可以眺望外滩浦江西侧街景。1959年10月荣毅仁被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他在第四(1962年7月至1964年9月)、五届(1964年9月至1967年2月)上海市人大会议均连任副市长。“从那以后,我每次回上海,只要市委开会,就必定通知我参加。”

1959年初秋,荣毅仁离开上海,举家移居北京。时年43岁的他回首往事曾赋诗:“一事无成两鬓斑,似水流年不复还,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卅年来未晚。”1959年国庆之夜,荣毅仁应邀携带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烟火。毛泽东把荣毅仁叫到身边,询问他调到北京任纺织部副部长后的工作和家庭安置情况。并对他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这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50年代的上海,见证了荣毅仁从棉纺织经营走向城市管理领导岗位的转身,也留下共产党人勤勉、务实的印迹。

摘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

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传出首都郊区实行农业合作化、市区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两大喜讯。1月20日,在上海市公私合营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会后,上海各界十余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全市有50万人冒雨游行。此时荣毅仁的内心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性跨越,义无反顾。继北京之后,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申新总管理处由荣毅仁任总经理,他说“要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现在的‘志’”。

向劳动者过渡

1955年12月17日~24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进行。

当时,荣毅仁是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会上坦陈心声:“我虽然是个资本家,但我深深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决心接受改造,最后放弃剥削。我确实感到是和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间,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呼大家为同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尊称,而确实表达了我诚恳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志愿。我所经营的企业虽然已是合营了,但还需要不

断地进行改革改造,以至最后变为全民所有。在这中间我所得的利润,一定以投资企业、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援国家建设。我个人并愿意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公方与私方的关系既是合作者,又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荣毅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想到一个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可否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可否用相应的方法来解决呢?他反复思考后,在1956年6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提出上述想法和问题,希望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以理论上的指导。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他还向毛泽东请教这一问题。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倒蛮会动脑子、提问题的。这一问题提出后,引起不少争论,有的报刊还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1956年12月10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前,毛主席在12月5、7、8日花了三个晚上,分别找部分代表谈话,也谈到关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毛主席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当向工人说清楚”。“对资本家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权有产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

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自日方,还可以学新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荣毅仁的工作岗位很快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荣副市长

1956年12月28日~1957年1月9日,上海市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期间,陈毅同志从容走上台为荣毅仁“助选”,他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他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他还举了一个实例,有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中国时,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会谈,事后这位客人对陈毅说,谈得很开心。原来荣毅仁告诉这位客人,荣家人生活仍然很充裕,又不担心敲诈绑架,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井纱厂。陈老总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该不该?”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顿时出现欢声笑语。随后,经过票选,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6.在帝国总会的长廊酒吧中喝着威士忌

先请想象这是1908年的某个下午,三层砖木结构的上海总会。从它二楼大餐厅的窗户向偏右方看去,早已不见当年上海乃至全国第一家西餐厅的礼查饭店。那时,它已搬迁到苏州河的对岸,去它那里,你必须跨越那座伟大的铁桥:外白渡桥。可以见到的是帆樯林立的盛况、熙熙攘攘的江景,以及无数野鸟扑翅而起,掠过浩荡江面,旋即消失在20世纪处的纯澈天宇中。那个时候,云集于此的许多洋行大班,可以想象云集上海总会的大班们分别来自下述洋行:老沙逊、怡和、仁记、兆丰、公平等,他们相聚于此,只为商讨一个重大议题:如何将年代甚久而显得陈旧、落伍了的上海总会作个彻底改造和重建。

总之,1908年的这个下午,云集上海总会的各路大班,尤其是英国大班,他们热望的事情是:让陈旧的上海总会变身为一个崭新的、美轮美奂的新空间。两年之后,那是1910年,在日后成为远东最迷人的天际线的开端这头,一幢格局非凡的建筑赫然伫立,它就是完全推倒了重建的新上海总会,让无数个西方大班魂牵梦萦的社交空间。

现在让我稍作回述。早在1852年,当上海向整个西方世界开埠还只有9个年头,当官慕久与巴富尔、阿礼国划定的租界中的西方侨民总数还只有区区300来人,便有一些很上台面的大班,在礼查饭店里相聚着商议筹建总会的事宜,只是小刀会的暴力搁置了大班们的筹建设想。

10年后,1862年,英国侨民再次提出筹建总会的设想,一个英国商人很热心地促成了这件事情,他便是兆丰洋行的大班福格,一夜暴富的他无偿捐出外滩3.5亩土地,又借款33900两银子,1863年破土动工,1864年建成了上海总会,亦可以叫做皇家总会、英国总会或上海俱乐部。

1864年的上海总会是幢3层体量的砖木建筑,每层都有近似于阳台的长廊,从这个角

度上说,它是有东印度建筑的痕迹。主立面以居中的三角顶为中轴线,两侧形成严格的对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古典美学特征一览无余。它的内部空间,设有两个大餐厅,两个小餐厅,还有三个弹子房,以及棋牌室、图书室、阅览室和酒吧间。在1864年的上海,上海总会当得起“规模巨大而又华丽的洋楼”,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可以算作外滩地域的一座地标性建筑,与1904年建成的法国总会、1925年建成的美国总会并列于上海滩上的三大总会。

1910年,当你由大理石的楼梯步入中庭时,目光所及,但见一个华丽到不可置信的世界:彩色的拱形玻璃天棚,拔地而起的大理石柱,二层回廊有圆弧形挑出,回廊上的种种装饰,让你轻而易举地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新上海总会落成伊始,便有会员1300多人,每个会员收会费125元,仅此一项,上海总会的一年收入便达到了16万元,已够维持运营。进入上海总会的,也不必非是会员,倘若有2名会员陪同,又付费7元,不是会员的同样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其间。

这个细节还有必要说。上海总会开张那日,外滩从广东路到洋泾浜这一段实行交通管制,马路边,列着一队人头锡克族的巡捕,而上海总会的门前更是人头攒动。当上海总会原会员霍必兰在总会委员会主席波莱特和建筑师布莱的陪同下来到总会,将赠与他的钥匙插进新楼大门时,四周便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沪游梦影》曾经这样描绘当时上海总会的灯红酒绿:“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鞠,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

一直要到1941年,上海总会才门可罗雀,才一派沉寂。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上海总会一度曾经做过汪精卫政府的伪武官府;随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人,在1945年的8月降下了太阳旗,上海总会再次归还英国人;再后来,伴随着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彻底革命,1956年,上海总会变身为国际海员俱乐部,1971年,国际海员俱乐部又变身为东风饭店,直到2011年,东风饭店再次变身为华尔道夫酒店。所有这里的曲曲折折,是几个长篇的容量,那么,我只能就此打住了。

25.出神入化

三天后,黄玄兴到酒店财务部来找彭晓芬。他神色自若的样子,让彭晓芬有些惊讶,她指指经理室,两人心照不宣地进入了里面。彭晓芬特意关上门,堆起笑容说:“今天刮的哪阵风,让你黄总亲自上门?”“当然是和顺风之风,彭姐金口开启,就是转弯,我也得唯命是从。”黄玄兴的回答带有轻讽的味道。

“什么事呀?让你大白天在数天上的星星……”“还有什么事,你小叔的事呀,还要给我打闷包……全帮你搞定了!你小叔这次动迁是得利最多的一家。”黄玄兴笑着挨近彭晓芬,接着说,“你满意了吗?”

“谁让你亲过人家……用公家的钱来报恩,你没吃亏!”彭晓芬突然用双手套着黄玄兴的头。

“好啦……好啦。”黄玄兴抬起头连忙说,“还有好事,你想知道吗?”“你这只赤佬,对我也要耍花腔。”“是让你出国白相的事,但我现在没有权利说,到时候施总会通知你的……拜拜。”

彭晓芬拧了一下黄玄兴的脸说:“真有其事?那太好啦……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弄一些好菜来招待你。”

动迁区域最后三家钉子户的问题解决,确实让黄玄兴心里非常得意。他笑眯眯地从财务部回到自己办公室,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思索着近来好事……

他蓦地想起一件事,就给集团组织人事部去了电话:“喂,我是黄总……好呀,田经理呀,酒店申报的提拔沈红珍和葛婷婷的事,集团主管领导已经同意了,批复文件你们下发了吗?……好,谢谢,你对领导的意见,执行得又迅速又坚决!”

自从黄玄兴与沈红珍有了一腿,她家动迁补偿款增加了,马上又能当上西餐厅经理,居然还被黄玄兴拉入出国考察的名单。这真是“男人有权有钱要变坏,女人变坏了才有权有钱”。黄玄兴巴结施金祥提拔沈红珍,同时为了遮人眼目,无奈之下让葛婷婷搭顺风车,提升为餐饮部经理。

海潮集团的尹董事长,下午在办公室找周松明单独谈话。周松明是第一次受到这样

器重,他恭敬地坐在圈椅上,双手交叉握着,不敢跷起二郎腿。

沙发上的尹董事长对周松明端视了片刻,开口说:“小周,市里会议的意见我已知晓了,你那‘石库门改建’的设想,很有道理,方案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起草,在前一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争取用明确的观点、翔实的数据来证明方案的正确……”周松明认真地回答。

“应该这样,做事要讲究科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是搞城市建设,要以长远利益着眼,对得起子孙后代,切勿犯‘假大空’的毛病。”尹董事长思索一下接着说,“当然我们企业还要关注经济效益、发展前景……我认为你的设想正好契合‘酒店扩建’的需要……从深层考虑,石库门区域改建是一个‘保护优秀建筑、弘扬民族文化、减少经济投入’的好方案,我非常支持!”

周松明此刻又想起他姐夫提出的另一个设想,趁这次谈话的机会,他大胆地全部托出。尹董事长听着听着,心情也许有点激动,有些踌躇着方步。这倒让周松明有些尴尬,支

吾地说:“如果……董事长不……赞同,我就……收回……”

“收回!你说什么?”尹董事长转身反问。……周松明漠然地不出声。

“告诉你吧,小周,这又是绝佳的‘金点子’,真是有点出神入化。”尹董事长转眼间神采飞扬起来,接着又说,“我认为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得到政府的批准,肯定能行得通。这样做我们既保护了国家文物,又为集团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从单项投入转为多项投入……过段时间,我会在董事会提出,进行专题研究。”

那么黄玄兴出国考察的事呢?就在昨天晚上,集团马总裁给了尹董事长电话……他根据市政府的意见,已经答应施金祥与黄玄兴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也同意增加两位有关人员随行。这两位“有关人员”,就是彭晓芬和突击提拔的沈红珍,施金祥与黄玄兴都如愿以偿了。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吾地说:“如果……董事长不……赞同,我就……收回……”

“收回!你说什么?”尹董事长转身反问。……周松明漠然地不出声。

“告诉你吧,小周,这又是绝佳的‘金点子’,真是有点出神入化。”尹董事长转眼间神采飞扬起来,接着又说,“我认为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得到政府的批准,肯定能行得通。这样做我们既保护了国家文物,又为集团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从单项投入转为多项投入……过段时间,我会在董事会提出,进行专题研究。”

那么黄玄兴出国考察的事呢?就在昨天晚上,集团马总裁给了尹董事长电话……他根据市政府的意见,已经答应施金祥与黄玄兴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也同意增加两位有关人员随行。这两位“有关人员”,就是彭晓芬和突击提拔的沈红珍,施金祥与黄玄兴都如愿以偿了。